

中國文學精華

漢書精華

第二冊

# 漢書精華卷二

## 賈鄒枚路傳

輯 賈山 鄒陽 諫吳王書 枚乘 路溫舒 贊

四人行誼不相類，而並以上書顯名，故附爲一傳。

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一嘗給事潁陰侯爲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一其辭曰：「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目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目久遠諭，願借秦目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一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任，謂役事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犯罪者則衣赭衣。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連用至於此云  
云三段，文勢如  
貫珠。

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

不橈，橈，屈也。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一爲

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

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日金椎，隱，築也，日鐵椎築之令堅實而使隆高耳。樹日青松，

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一死葬乎驪山，

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

被日珠玉，飾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

世曾不得蓬顯，顯，謂土塊，蓬顯，言塊上生蓬者耳。蔽冢而託葬焉。一秦日熊羆之力，

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秦以六句收結上

文。臣昧死目聞，願陛下少畱意，而詳擇其中。一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

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目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

聞，忠臣之所目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

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應地之變者數句。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應江皋河瀕數句。此周之所目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目威，壓之目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目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目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進食曰餽，酌者少少飲酒。祝餽在前，祝

鯁在後，鮪古鯁字，謂食不下也。目老人好體鯁，故爲備祝目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目

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

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

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一昔者秦政力并

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目爲郡縣，築長城，目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

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

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目適其欲也。

一一段。昔者周蓋千八百國，目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

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目千八

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目

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暗指文帝與諸賢良方正射獵事。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

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

故以天子一段，

翻應古者聖王

之制一段，文之

有迴波處。

自昔者至此之

謂也一大段，中

分四小段。

天下莫敢告也  
一句掉轉亡養  
老之義六句正  
與古制相反再  
應古者聖王之  
制一段。  
賈山指秦之失，  
專歸於此。  
上引詩以結上

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一  
段。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目爲過堯舜統，縣石鑄  
鍾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目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  
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業世廣德，目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  
秦皇帝曰：『死而目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目一至萬，則世世  
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目一至萬也。  
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  
攻之，宗廟滅絕矣。一 三段。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  
莫敢告也。其所目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  
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目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  
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  
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大雅桑柔之篇。此之謂也。一 四段。又曰：

意，下引諱以起下意。

「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大雅文王之篇，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曰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目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一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目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舜堯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自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

至此纔說到文帝身上。

關鑿，賈山規文  
帝之過專在於  
此。

聞之，又必怠於政矣。一陛下卽位，親自勉目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目賦縣傳，去諸苑，目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目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謂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

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目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目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目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癘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目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詩。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目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

自此以下盡發  
規陳本旨。修先



王之道，是欲文  
帝行養老養賢  
之政也。惟陛下  
所幸，此語非所  
以導人主。  
古者大臣一段，  
雖似更端，不過  
申結。

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一古者大臣不媿，狎也。故君子不  
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  
射獵，使皆務其方目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目稱大禮，  
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  
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  
下與羣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  
計，軌事之大者也。一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目爲變先帝  
法，非是。一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一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  
目戒。一章下詰責，對目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日易富貴；富貴者，人  
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  
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目廣諫爭之路也。一其後復禁鑄錢云。

吳王目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鄒陽齊人，仕吳以文

陽書大指已括盡此數語中爲其事尙隱故陽書全是隱語。此文辭極微。

陽欲開說吳王而故謬其辭指使吳王聽之不能不動心眩神而亦無以爲罪云。

敘漢攻取之勢是刺骨語。胡是趙隱語，越吳是隱語，言漢皆有以待之是吳趙未足爲漢難也。

辨著名。爲其事尙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

然後迺致其意，一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關西爲衡，衡平也。

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目叩函

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一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上射飛鳥，下盡伏菟。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

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閒，文帝立遂爲趙王，取趙之河閒，立遂

弟辟彊爲王，無嗣，遂欲復還得河閒。六齊望於惠后，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得免，六子目此怨

之。城陽顧於盧博，城陽王喜也，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淮

南厲王三子爲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慕欲報怨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言諸國各有私怨，

欲申其志，不肯專爲吳。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言胡爲趙難，越爲吳

難，不可恃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

河而下，北守漳水，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

也。

一 陽知吳王陰連納齊趙淮南胡越，欲陳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陳并淮陽絕越人之權。

西河目輔大國，目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遠，越益深，爲大王患之，目錯亂其語，若吳爲憂助漢者也。臣聞交

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

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音干。飾固陋之心，則何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目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

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

察聽其志。臣聞鷲鳥桑百，不如一鶚。鷲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夫全趙之時，武力

鼎士，衮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衮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而不能止幽王之

湛患；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西謂

廢遜嚴道而死於雍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賁謂專諸。賁謂孟

賁。故願大王審畫而已。一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

往時趙淮南已  
如此可變也。

比賈算吳楚之計。

誅諸呂，猶春秋斃邾儀父也。

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益目

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濟北王興居反見誅，淮南王長有罪

見徙，死於淮，所目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

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

過計於朝，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一高

皇帝燒棧道，水章邯，目水灌其城。兵不畱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

破，水攻則章邯目亡其城，陸擊則荆王目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也。言不可庶幾也。願大王孰察之，一吳王不內其言。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

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目有天下，

禹無十戶之聚，目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

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目直諫，

此書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喻諷譬，曲盡利害，文字起伏變化，百態橫生，真言之善言者。

一篇譬喻。

乘書雖不直指  
吳王之畔而其  
辭情明切勝於  
鄒陽多矣。

此下文如串珠  
累累不絕。

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

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

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一夫目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

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

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日復出，其出

不出，閒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

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

萬乘之執，敝盡也。究竟也。不出反掌之易，目居泰山之安，而欲乘彘卵之危，

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目為大王惑也。此上喻言其事甚難。人性有畏其景

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

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

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拘薪而

救火也。一此上喻言息禍不如勿為。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

文字極錯落。

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一乘自言所知者遠。此上喻言禍有不知。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統，古綆字。單，盡也。幹

者，交木井上目爲欄者也。言徹裂之絕，常刻傷井上木欄也。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

此天下名言。

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礪，亦磨也。底，柔石也。厲，阜石也。種樹畜養，

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彙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一此上喻

言禍福起於微成於漸。

吳王不納，一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卽位，御史

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目誅

錯爲名，漢聞之，斬錯，目謝諸侯。一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先提秦國富強形

此是吳王逆謀已露，故諫之如

賈鄒枚路傳

此中間利害顯顯反覆詳盡可謂善言矣。不如伍被所開說尤疏拔。

起漢家。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目備秦；然秦卒

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一

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修恩善言撫戎狄。而南朝羌笮，此

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言其不敵。今夫讒諛之臣，爲

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目爲吳禍，此臣所目爲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目訾於漢，訾量也。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

當之也。利劍鋒接，必無事矣。一 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

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目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

功越於湯武也。一 以名誘之。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

名，而居過於中國。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

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

連用五不如，文勢抑揚頓伏。

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目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吳曰漢水朝夕爲池也。深壁高壘，副目

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目爲大王樂也。一以富勳之。今大王還兵

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

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梁王飭

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目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方以利害言。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吳楚反皆守約不從。齊王殺身，目滅其跡，齊

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書稱之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也，發兵

應吳楚皆見誅。趙囚邯鄲，鄒帝國趙王於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

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張羽韓安國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且距吳。弓高

宿左右，弓高侯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不息，臣竊哀之，願大

王孰察焉。一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一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



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竝遊，得其所好，不樂郡吏，目病去官。一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一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迺目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

澤中蒲，截目爲牒，編用寫書，小節曰牒，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爲獄小吏。一因學

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一又

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一坐法免，復爲郡吏。一元鳳中，廷尉

光目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光解光。守廷尉史。一會昭帝崩，昌邑王賀

廢，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

禍，而桓公目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

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目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

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

溫舒之論，雖爲獄吏，較其實護當時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由上貴之也。次言上下相賊，以刻爲明，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

在於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如此。

上文則言開亂之君，宜改前世之失。至此始舉尙存治獄之一失而論之。

至惠，目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目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二句前半篇主意。此賢聖所目昭天命也。一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目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目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目開至聖也。與上開聖人相顧。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目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卽繼變化之後二句意。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目應天意。一與上昭天命相顧。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始見本意。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

此一段曲盡胥吏慘刻之情，囚人冤枉之狀。

乃秦之所目亡天下也。一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鬪者不可復屬，鬪，古絕字，屬，連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目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目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目萬數，此仁聖之所目傷也！太平之未洽，凡目此也。一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目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目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目爲死有餘辜，咎繇作土，善聽獄訟。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目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

溫舒論綏刑而併及除誹謗招切言，必其時有因言得罪者。

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一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唯陛下除誹謗，目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目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一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一藏錢之府，諸侯曰私府。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一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目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一自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一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目爲漢厄三七之閒，三七自漢初至平帝崩二百一十一年。上封事目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一溫舒

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目禮諫君，君子目為有後。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鄆大

賈山之至，言路溫舒之尙德，緩刑疏，可以比肩。誼錯至如鄒枚之屬，僅若相如。

賈山自下劇上。劇，音麻，厲也。鄒陽枚乘游

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目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

### 竇田灌韓傳

輯 韓安國擊胡議

武帝即位，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目全制其敵，

安國斷絕佳，惜也。武帝已耳入，弄臺之言，而甘心於興兵也。安國反覆駁論，

總歸在千里而  
戰，即兵不獲利  
二句上。

執必危殆，臣故目爲不如和親。」一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一明年雁門馬邑豪叢壹，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目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目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媼，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一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代未分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尙得養老長幼，種樹目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目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目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目不恐之故耳，臣竊目爲擊之便。」一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目天下爲度者也，不目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目結和親，

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目爲效矣！臣竊目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目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目休天下之心也。駁平城一節。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轡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目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本上古弗屬句變來。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目爲遠方絕地，本得其地二句變來。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本負戎馬足四句變來。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歟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目

忠臣謀國往往  
取秦爲戒，恢乃  
兼揚之，而帝欲  
取法焉，誤矣。

論擊之便與不  
便凡六段，此攻

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  
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  
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  
里，目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獐獭，然後敢  
牧馬；夫匈奴獨可目威服，不可目仁畜也。」與上以不恐之故相顧。今日中國之  
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目攻匈奴，譬猶目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  
畱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不然，臣聞用兵者，目飽待饑，正治目待其亂，定舍目待其勞，故接兵覆  
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  
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  
甲輕舉，深入長敵，難目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  
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目



擊辨難之也。

恢所持以反覆  
駁論者不過本  
源壹利誘一著  
而又透入武帝  
心故卒從其議  
而不知徵倖不  
可以成功適以  
動國家無窮之  
繫樹傷哉！

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與前千里爭利句相應。臣故曰，勿

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曰風過；言易零落。清水明鏡，

不可曰形逃；言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曰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

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臯騎壯士，陰伏而處，目爲

之備，審遮險阻，目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

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爲

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

于愛信，目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

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

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

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

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

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一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目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逗，謂留止也。撓，屈弱也。當斬。一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目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目尉士大夫心，或當得其輜重人衆也。今不誅恢，無目謝天下。」於是恢聞迺自殺。

## 景十三王傳

輯 江都王 中山王 廣川王 贊

彼事繁而不亂。

兩上書兩不治，  
乃漢驕建養成  
其惡爾。

江都易王非，呂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伏案。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呂軍功賜天子旗。伏案。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一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畱不出，蚡宣言曰：「子迺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一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呂王喪來歸，建復與姦。一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一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遣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

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

請問起居。

太后泣謂吉，歸日吾言謂而王，王

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

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一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日足蹈覆

其舩，四人皆溺，二人死。一後游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舩，入波

中，舩覆，兩郎溺，攀舩，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一宮人姬八子有

過者，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日鈇杵舂

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

辜三十五人。一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

羊及狗交。一專爲淫虐。一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

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

卽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

言欲反也。

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

爲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

乍見乍沒句，極其形容。

四或字錯綜。

專爲淫虐一句，括盡上文。

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  
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  
人通越繇王閩侯，遺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建荃葛荃，細布也。珠璣

璣，謂珠之不圓者也。犀甲翠羽，蝮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及淮南事

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後復謂近臣曰：「我爲

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爲人所不能爲耳。」亦言欲

壯士不坐死與  
前決不獨死句  
相應。

反。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應前。載天子旗出，應前。積數歲，事發覺，漢

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制

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

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日謀反法

誅。」有詔宗正廷尉卽問建，就其國問之。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了威光案。

六年，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

先敘諸侯王數見侵削及揣摩諸侯王多自以侵冤之故總爲下文開樂對起案。

中山王此對以駢儷之詞發悲惋之意，魏晉以下之萌芽也。雖然鄒陽獄上書先之矣。

中山靖王勝，自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皆目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目骨肉至親，先帝所目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目侵冤。一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樂，愾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

雍門子壹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巖，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

棘，牧豎遊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

泣之橫集也。幼眇，精微也。夫衆煦漂山，煦，吹煦也。漂，動也。聚蟲成羣，羣，古數字。朋黨執

虎，十夫橈椎，是目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

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此數語卽上衆烝庶

此等文字不直敘其情，而特徵婉其詞，如詩比興之類。

山等意。叢輕折軸，羽翮飛肉，

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目能飛翔者，目羽翮扇揚之故。

也。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曬暴也。明月曜夜，蟲蠹

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味暗也。何則？物有蔽

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蠶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

悲也。臣聞社鬯不灌，屋鼠不熏，鬯，小鼠。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

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對肺附言。鴻

毛之重，對東藩稱兄言。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

奇所目流離，比于所目橫分也。伯奇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

林。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

首。』小雅小弁之詩。臣之謂也。具目吏所侵聞，應前。於是上乃厚諸侯

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與前數奏暴其過惡句相應。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

主父偃謀，令諸侯目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

班史載兩王相  
非之詞作中山  
王斷案。

此直敘體。

不曰其以繆王  
子而曰其以惠  
王孫者以不忍  
絕之故以惠王  
云。

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一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附循百姓何目稱爲藩臣。」四十三年薨。

廣川惠王越，呂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一子繆王齊嗣，四十四

年薨。一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

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所姓，忠

名。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有司案

驗，不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

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一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

於朕爲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目惠王孫去爲廣川王，去卽繆王齊太

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



短衣大袴長劍，威慶古勇士。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一有幸姬

王昭平，王地餘許，目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陽成姓，昭信名。更

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褻中刀，褻古袖字。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

問昭平，不服，目鐵鉞之，疆服，乃會諸姬，去目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

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

見昭平等目狀，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

燒爲灰。一後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

爲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

取善繒句諸宮人，」句，乞遺之也。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滅我愛，設聞其

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裻傅粉其

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目故益不愛望卿，

應上滅我愛。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目忽，

望卿榮愛死，於  
設聞其淫之一  
背矣。

兩曰疑有姦，俱與設聞其淫句相顧。

昭信之妬去之，暴望卿之冤至此極矣。

曰疑有私，亦與設聞其淫句相顧。

尊章，猶言舅姑也。謀屈奇，起自絕。屈奇，奇異也。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一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卽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卽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杙其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應上復見畏我。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一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擊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目棘埋之。一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一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

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使其大婢爲僕射，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隕，時不再。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爲節，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爲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一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史請目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後字與上初字相喚應。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目爲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彊，相名也。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爲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得者，爲吏所捕得。辭服。一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

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曰爲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應前二赦字。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

已。是故古人曰：宴安爲鳩毒，左氏傳云：晏安鳩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一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目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一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一夫唯大雅，卓

爾不羣，河閒獻王近之矣。

### 李陵蘇武傳

李陵 蘇武

通篇憐李陵以  
敗爲功，一字一  
句一回頭。  
古文中劍戟畫  
圖。

太史公以陵被  
禍，故其傳陵甚  
略，雖得史體，然  
不如此傳詳密。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目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枝枝教射酒泉，張掖，日備胡。一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畱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畱屯張掖。一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扼，謂提持之。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

篇內歷點五千  
人相照應，正見  
少不能擊衆。  
亦字根上母鄉  
貳師軍來。

所事騎，臣願目少擊衆，陵之禍根此。步兵五千人，枝涉單于庭；「上壯而許

之。一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

爲陵後距，博德之禍亦根此。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畱陵至春俱

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枝竝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

悔不欲出，而敎博德上書，此帝失著處。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目

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鈞營之道。」詔陵日九月發，出

遮虜鄣，鄣者塞上險要之。遮虜，鄣名。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

見，從泥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因騎置目聞，

根○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目書對。一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

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

步樂還目聞。一枝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

一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閒，目大車爲

此下歷敘陵功，曰擊殺數千人，曰斬首三千餘級，曰復殺數千人，曰復傷殺虜二千餘人，皆陵五千人手刃也，陵之以少擊衆如此。

四用引南句相照應。

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伏案，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二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一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二戰。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應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提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一本作伏。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一明日復戰。三戰。斬首三千餘級。一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目自救。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四戰。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一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當戶

從前至此凡五戰。  
以上敘陵戰功，  
以下纔引入敗之始末。

匈奴官名。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提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一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五戰。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因山隅曲而下石也。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一身獨取。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



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此陵失著處。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

目脫矣，

一本復下有人字。

今無兵復戰，

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

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

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

半，大片也，持之以備

渴。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應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

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

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一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

目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

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

了步樂還開案。

羣臣皆罪陵，上目問太史令司馬

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

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釀成其

此對卽太史公  
與任少卿書之  
略。

太史公言陵得人死力與步樂道陵得士死力相應。

曰陵軍無後救；曰悔陵無救；曰以無救而敗，俱暗與差爲陵後距相顧。此班據歸罪路博德處。

罪。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枚深鞞戎馬之地，鞞，踐也。抑一本作仰。

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日報漢也。一

欲立功以當其罪。初復提前。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財與繆同。及陵與單

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目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了博德上書案。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了軍人脫歸案。

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目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目李氏爲愧。一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枚橫行匈奴，目亡救

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單于母。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迺還。單于壯陵，目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綱皆費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一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伏案。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且飲也。兩人皆胡服，椎結，新讀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

此一段極力形容光景在目。李陵潰軍降虜，罪固莫逃，然帝亦不能無失焉。惡陵不鄉貳師。

軍，而霍舉步兵五千人一疑陵，悔不欲行而反止迎軍。二既知博德姦詐，坐令陵敗而釋之。不治三，謬信公孫敖之言而遂誅其母弟妻子四，然則陵之敗帝誤之也，陵之無還心帝絕之也，疇謂陵獨負帝，兩再辱句暗與前無面目報陸下句相顧。傳武數百言，總只敘不辱君命一節中閒插入，衛律李陵等語，則借以形其節云。

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子孟光字，少叔無字。自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呼其字。歸易耳，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一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武字子卿，少自父任，兄弟竝爲郎，稍遷至移中廢監。一移中，廢名爲之監。

也。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畱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畱之，目相當。一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且音子閭反。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尊老之稱。盡歸漢使路充國

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畱在漢者，因厚賂

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假吏，權爲使之吏。募士斥

候百餘人俱，募人目充士卒及在道爲斥候者。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

漢所望也。一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一

緱緱王者，目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

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

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

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曰：「貨物與常，後月

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

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

聞之，恐前語發，目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

欲自殺，言被匈奴侵犯，然後迺死，是爲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

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胡官之號。「卽謀單于，何日

復加？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

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

鑿地爲坎，置燼火，燼，謂衆火無殺者也。覆武其上，蹈其背，目出血。武氣絕，半日

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應上屈節句。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

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令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

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

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

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

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日

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

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

讀之，猶漢書有生氣。

武之仗節爲漢絕盛事，而班祿亦爲漢絕世文。

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目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一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目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旣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靬，音居言反。武能網紡繳，繫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服，匿如罽，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醕，穹廬，旃帳也。王死後，人衆徙去，與無人處相顧。其冬，丁令盜武牛羊，丁令

降虜已可恨矣  
何以復爲單于  
降武，信乎其自  
悔也。罪通於天  
矣。  
前事相感動。

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應上無人處。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武兄嘉。從至雍，械陽宮，扶輦下除，主扶輦下除道也。觸柱折輓，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猶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目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目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



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

「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

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應前信義安所見句。陵與

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露衿，與武決去。一陵惡自賜武，謂若示已於

匈奴中富饒以夸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一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

捕得雲中生口，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言太守目下，吏民皆白服，曰：「上

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一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

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

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

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

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實字與詭字相顧。」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

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

夙因賀武，陳其  
夙志，起舞悲歌，  
而恨亡所歸，固  
以老母已死也。  
然當其說武海  
上時，老母尙繫  
保宮，曷爲不圖  
所得，當以報漢，  
願乃危言激勸，  
必欲要武以降  
哉！則此言未可  
盡信也。  
前書天漢元年  
出使，此書始元  
六年至京師，總  
爲武留匈奴十  
九歲張本。

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  
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  
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豈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  
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  
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日  
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一武目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  
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  
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  
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了常惠案。武留匈奴  
凡十九歲，始目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一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  
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綱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一初桀安目與  
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

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一數年，昭帝崩，武目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一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目爲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以其暑親近，故令於此待詔。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目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一武所得賞賜，盡目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一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先王於華夷之辨嚴矣，胡婦之子胡可以歸也。節義如子卿，不可使之無後也。君子謂宣帝於大體，有王者之風焉。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一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目爲郎，又目武弟子爲右曹。一武年八十餘，神爵二

年病卒。一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頡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目此知其選矣。

## 董仲舒傳

全輯

西漢儒者，惟一  
仲舒。其學純乎  
孔孟，其告君亦  
必以堯舜，蓋七  
篇而後未有及  
者。  
治安之於事也，  
原道之於理也，  
孟氏之後無伍  
矣。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目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一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目賢良對策焉。一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一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虜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閒，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目戴翼其世者甚衆，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日仆滅，仆斃也。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

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一三代受命，其符安在？一災異之變，何緣而起？一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惠潤四海，澤臻中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惠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羣生？一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目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

極中也。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

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一仲舒對曰：「陛下

首對在仰承天  
心而興教化以  
醫治。

此策暗對。

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目觀天人相與之際，其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目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目驚懼之，尙不知

變而傷敗迺至。目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得聖賢要旨。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還讀曰旋。詩曰：『夙夜匪解，』大雅蒸民詩。書云：『茂哉茂哉。』漢

書魯繇諫辭。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目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目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目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應前由

仲舒之學粹矣。  
然不能不惑於  
符命此其短。

適治句。是目政日目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卽是勉行善之所致也。卽是由道。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一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謂伐紂之時有此瑞。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言周有盛德故天報目此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案德之效也。一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目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一臣聞命



此等見解本六  
經本。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一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謂正月也，吾之成反。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目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日從事，故任德

根本之論，其有  
裨於帝之初政  
不少。

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目治世，猶陰之不可任目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適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一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目正朝廷，正朝廷目正百官，正百官目正萬民，正萬民目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奸，犯也。是目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山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目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目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目教化爲大務，立大學目教於國，設庠序目化於邑，漸民目仁，摩民目誼，漸謂浸潤之，摩謂砥礪之。終民目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目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目來，未嘗有目亂濟亂，大

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鬻頽，  
抵冒殊扞，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  
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令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  
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目湯止沸，抱薪救火，愈  
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  
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  
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目來常欲  
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  
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  
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

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一迺復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一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干，盾也。戚，鉞也。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一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日督姦，傷肌膚，日懲惡，成康不式，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秭矣哀哉！一 天下虛空。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

次對在興太學，  
與擇守令及求  
賢之大。

此對每段引孔  
子之言爲證，此  
仲舒所以爲漢  
儒家。

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目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目天下爲憂，而未目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目得舜禹稷禹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目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目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目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一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秭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目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

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一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目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目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一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爵祿目養其德，刑罰目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目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

曾子一段，承上文功不加於百姓，當就政治上說，所聞所知皆知也。曰：尊曰行，皆行也。加之意，句應上王心未加。

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目貪狼爲俗，非有文德，目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誅實也。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目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慳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目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目政，齊之目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一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轍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目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目求



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目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

書謂舉賢良

文學之詔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目養天下之士，

數考問，目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目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目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目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案久也。故小材雖案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目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目赴功，今則不然，累日目取貴，積久目致官，是目廉恥

觀仲舒所言當時任官之弊，則

資格之漏當漢

初已然矣。

賈列侯郡守二千石進賢，此亦有要領之言。

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目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目給宿衛，且目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目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虛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

此策明對。

第三對董子並按問而條畫之其所提挈處在損周之文以用夏之忠無與民爭財利而一遵術。

悉之究之，孰之復之，究竟也。詩不云：「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小雅小旂詩。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一仲舒復對曰：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歟！」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

學之臣，言轉承師說而學之。復下明冊，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

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

罪也。一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

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函與合同。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日和之，經陰

陽寒暑，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日厚之，

設誼立禮，日導之。春者，天之所日生也；仁者，君之所日愛也；夏者，天之

所日長也；德者，君之所日養也；霜者，天之所日殺也；刑者，君之所日罰

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

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

此解命性情亦  
說得是，但質樸  
之解似鶻突。

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目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一古者脩教訓之官，務目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目化民，民目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目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目萬千數，目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目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目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目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目相接，驩然有恩，目相愛，此人之所目貴也。生五穀，目食之，桑麻，目衣之，六畜，目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

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目爲君子。』此之謂也。一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目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日晡致明，日微致顯，是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目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目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目如日在

三王之忠實文  
迺其風氣之漸  
開而非以相教  
也。

孔子言殷周所  
損益，正所以言  
其道之未始不  
同耳，而非以異  
於虞夏之際也。

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日漸至，故桀紂雖  
亡道，然獨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一冊曰：三王之教，所祖  
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一臣聞夫樂而不亂，  
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  
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旤而不行，舉其偏者，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  
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日掇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  
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  
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  
繼之掇，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  
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日此三  
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  
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

道出於性，而性原於天，仲舒此言卽中庸之意。

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一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厯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息生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一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自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斲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

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虛？此民之所目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目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己，目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寢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目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結應試述之古三句。天子之所宜法，目爲制，大夫之所當循，目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虜』紅、讀日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



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小雅節南山詩。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解卦六二爻辭。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目上亡目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目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

臣愚以下，見仲舒學術之正，得孔孟正脈。

正誼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程伊  
川謂仲舒所以  
度越諸子。朱晦  
翁謂仲舒之學  
甚正，非諸人可  
比。黃東發謂前  
無古人。

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一對既畢，天子曰：「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曰：『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目爲粵有三仁。」泄庸大夫種蠡。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一仲舒對曰：「臣愚不足，目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目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目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一仲舒治國，曰：「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目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

此書載五行志中，大略勸帝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異。其後淮南反，上思仲舒前嘗使呂步舒治淮南獄，一時死者數萬人，皆此書啓之。

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少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目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一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目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兒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迺言於上曰：「猶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臯，病免。」結案。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目率下，數十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日學至大

此贊借劉向父子之言，以斷董子而結之曰：向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此劉子之所謂假論贊而自見者，與霍衛贊同例。做太史公體云。

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日加，筦宴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目爲伊呂，迺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類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虛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目歆之言爲然。

## 司馬相如傳

輯 封禪遺書

氣厚而體古。

其辭曰一段，實

自古封禪之君，

其傳之載籍者，

惟周稱盛然初

無殊尤絕述而

猶封禪，乃漢家

功德符瑞之盛

如此而不取道

封禪，則於進讓

之道有爽云。

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

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一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

寫，皆謂天也。歷選列辟，選數也。目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聽述者風聲，

者之遺迹，聽遠者之風聲。紛輪威蕤，紛輪威蕤，亂貌。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

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罔若淑而

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若順也，言行順善者無不昌大，爲逆失者，誰能久存也。軒轅之前，遐哉邈

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五、五帝也。三、三皇。維見可觀也。書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目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

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大行越成，邳，至也。行道也。文

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爰，及也。及，因而至盛也。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

不善始善終哉？雖後嗣衰微，政教積替，猶經千載而無惡聲。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

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夷易，皆平也。易遵也；湛恩龐洪，洪，深也。龐洪皆大也。易豐也；

步。美周處多留退

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日業隆於繼保，而崇冠乎二后。

繼保，謂成王也。周公負成王目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成法易故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都，於也。攸，所也。卒，亦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

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尤，異也。考，校也。言不得與

漢校其德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一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

涌曼羨，如燧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沕，涌曼羨，盛大之意也。沕，音勿。涌，音聿。旁魄四塞，雲布霧散，旁

魄，廣被也。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暢，達也。垓，重也。泝，流也。埏，地之八際也。懷生之類，沾濡浸

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和氣橫被，四夷威武，如焱之盛。爾陞遊原，迴闊泳末，爾，近也。迴，遠

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末也。首惡鬱沒，闇昧昭晰，始為惡者，皆即溼滅，素暗昧者，皆

得光明也。昆蟲闐懌，回首面內，闐懌，皆樂也。闐，讀曰凱，言四方幽遐皆懷和樂。回首，革面而內嚮也。然

后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言騶虞自擾，而充苑囿。怪獸自來，若入徼塞。導一莖六

穗於庖，導，擇也。謂嘉禾之來於庖廚，目供祭祀也。犧雙觝共抵之獸，犧，牲也。觝，角也。抵，本也。武帝獲

白麟，兩角共一本，因目為牲也。獲周餘放龜于岐，周放畜餘龜於池沼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招翠

黃乘龍於沼，翠黃，乘黃也。曾招致翠黃及乘龍於池沼耳。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上求神仙，得

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治病，置於林苑中，有似於古之靈囿，禮待之於閒館舍中也。奇物譎詭，倣黨窮變，

欽哉！符瑞臻茲，猶曰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目燎，杭，舟也。

一轉非兩漢人無此筆力。

謂武王伐紂，白魚入于王舟，俯取目燎。微夫斯之為符也，目登介丘，不亦慝乎！介，大也。丘，山

也。言周目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慝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一言周未可封禪，而封為進，漢可封禪

而不為為攘也。攘，古讓字。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諛，順也。諸夏

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

特創見，不獨初創而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曰況榮，意者言太山梁父

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紀號目表榮名也。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上帝垂恩儲祉，將日

慶成，言垂恩於下，豫積祉福，用慶告成之禮。陛下謙讓而弗發也，不肯發意往也。挈三神之

歡，缺王道之儀，挈，絕也。三神：地祇、天神、山嶽也。羣臣慝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

固不可辭，天道質昧，目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

於是大司馬以下一段設為大司馬進議，極言漢功德符瑞之感，當承天意以行事，俾精神先生敘述其義以據之萬世云。

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尙何稱

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言古帝王，若但各一時之榮，舉世而絕者，則說者無從顯稱於後也。夫修德

日錫符，奉符日行事，不爲進越也。不爲苟逾險禮。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

謁款天神，謁，告也。款，誠也。不廢封禪之事也。勒功中岳，日章至尊，先禮中岳而幸泰山也。舒

盛德，發號榮，受厚福，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

卒終也。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一。願日封禪全其終。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

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日，展采錯事，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日展其官

職，設錯其事業也。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言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

人事，敘述大義爲一經也。祓，除也。祓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將襲舊六爲七，六經加一爲七。據之

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日永保鴻名，

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掌故，主故事者。悉奏其儀而覽焉。一於是天

子沛然改容曰，兪乎！兪者然也。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

於是天子一段，設爲天子兪可之詞，因爲作頌，自我天覆以下，總只敷衍詩大澤之博，廣符瑞



之富二句，言此符瑞乃上帝依類託寄，以喻天子使封禪也。未結以兢兢翼翼，慮衰思危，數語復舉湯武虞舜爲法，蓋風以君德不可忘於終云。

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時所目錄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

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斑斑之獸。目下三章言符應廣大富饒也。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潤澤下究，故無生而不育。嘉穀六穗，我

穡曷蓄；我之穡，穡何等不蓄積。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汜布護之。汜，普也。布護，言遍布也。

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侯，何也。

言君何不行封禪。不邁哉？一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謂騶虞也。般

字與班同。旼旼穆穆，君子之態；旼旼，和也；穆穆，敬也；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

塗靡從，天瑞之徵。其來之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也。茲爾於舜，虞氏目興；百獸舞則騶虞在

其中。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濯濯，肥也。徂，往也。武帝冬幸雍祠，五時

獲白麟也。馳我君輿，常用享祉。天既享之，答目錄福也。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

黃龍，興德而升；時則黃龍見也。采色玄耀，玄，讀曰炫。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

黎烝；陽，明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書傳所載：黃龍，土德也。漢本火，今黃龍見，當改爲土，故云受命

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天之符瑞章明，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託寓，諭曰封禪。

寓，寄也。禪，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

披蓺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

王之事，兢兢翼翼。

兢兢，戒也；翼翼，敬也。披蓺，披覽蓺文也。言聖人以敬德事天，故天心允答其德，所以宜於封

禪。故曰：於歎美之詞。

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曰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

在假典，顧省厥遺。

在，察也。假，大也。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恐已政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順天意

而封禪也。

此之謂也。一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

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

###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輯贊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目鴻漸之翼，困於燕爵，

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

進之時，燕爵所輕也。

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一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

贊三人而因論漢世得人之盛，亦一格也。

之如弗及，始目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飯牛，寧戚也。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

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滑稽，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

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一孝宣承統，纂修洪

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

更始、目儒術進，劉向、王褒、目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次於武

# 張湯傳

輯 張安世 贊

安世字子孺。少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尙書。於尙書中給事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目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尙書令，遷光祿大夫。一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秉政，目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目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目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目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一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

此魏相尊安世  
以抑霍氏。

王尊立宣帝，帝初卽位，褒賞大臣，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日懷萬方，顯有功，日勸百寮，是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日示天下，顯明功臣，日填藩國，毋空大位，日塞爭權，所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日居大位，

曲於細謹人情

謹慎周密，足概  
安世平生，以下  
段段意脈，總只  
摹寫此四字。

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目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尙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一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目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目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一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目問左右，乃赦敬，目慰其意。一安世竊恐，職典樞機，目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閒，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一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目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爲通。一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耶果遷。一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目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

遺敘此一段，總  
見張氏一門貴  
盛處。

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目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一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目知其不反水漿邪？」反讀曰翻。如何目小過成罪。一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目悲怒，誣汗衣冠。」自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一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目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閱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一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謂腐刑也。後爲掖庭令，而宣帝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目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目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宣紀。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目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

吳王翦多請田  
宅意同。

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鬪鷄翁舍南，上少時所嘗遊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道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諡曰陽都。」哀帝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目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目百萬數。都內，主臧官也。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弋，黑色。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目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陡出大將軍甚  
尊憚三句比並  
形容首尾相應

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一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感恨也。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日輕車介士，諡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一漢興目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一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一安世履道，滿而不溢。一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 杜周傳

輯 杜欽 杜鄴 贊

歷觀欽前說王  
鳳與詔舉直言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偏盲，患一目也。故不好爲吏。茂陵

二對，憐憐以後  
官爲念愛君哉  
乃其後說風乞  
骸骨已復說就  
位而又說舉直  
言以救其過抑  
何阿鳳也，然書  
疏篇篇佳。  
馬史於人所略  
或獨歷歷乃班  
史亦然。

杜鄴與欽同姓字，俱目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日相別。欽惡目疾見詆，迺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一時帝舅大將軍王鳳目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一與不好喚應。欽爲人深博有謀，自上爲太子時，目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目極陽數，廣嗣重祖也。」舉前代之約，目刺今之奢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目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目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失讀目佚。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目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目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

傑異態；後傑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是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詩小雅也。唯將軍常目爲憂。」一鳳白之太后，太后目爲故事無有。一欽復重言，「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大雅蕩之詩。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畱意，后妃之制，天亂治壽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近屬，謂漢家之事，屬猶言甫爾也。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目配上。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幾，讀

日。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作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

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今易無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

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形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

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

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一唯將軍信

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爲漢家建無窮之基，

誠難目忽，不可目遴。』遴，難也。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

后女弟司馬君力，字君力，爲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

去。一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

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日求天心，

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

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

元帝舉直言欽  
專指後宮謂外  
戚無乖刺之心，  
陰爲鳳地谷永  
之流也。

一句截住在後  
宮上有萬鈞力

以感應立說，并  
能不能兩端以  
歎之。

唯陛下以下，雖  
舉數事以詔之，  
而所重只在后  
妾女寵，先正後  
反詞極懇切。

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爲後宮。何日言之？日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一變感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一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卽堯舜不

忍無益之欲，正指後宮女寵，結前殆爲後宮之語。

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一如不畱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目奉淫侈；匱萬姓之力，目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目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目，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目佚豫爲，不可目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目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一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目？當世之治何務？各目經對。」一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目廣施，非義無目正身，克己就義，恕目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泄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

對末復揭出女  
龍一節爲戒蓋  
其本指則然爾

須有萬事二句  
纔有收結

新莽盜國，權輿  
於鳳，鳳且退而  
復止，皆欽之謀。  
若欽者漢之賊  
也，而謂當世善

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目，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尙質，周因於殷尙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尙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一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一欽目前事病，賜帛罷，後爲議郎，復目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當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一見鳳

獻出其手謬哉

三事皆刺骨語，且長短錯綜有法。

初鳳專權，欽嘗戒之，及章上封事，欽乃力說鳳起視事，竟殺章。欽內結鳳心，而外取虛名，故其謀反覆如此。

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一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日莫偃伏之愛，言昭王幼小，且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心不介然有閒；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一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一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閒其說。」一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無屬，無親屬於上也。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



之節者耳；非主上所目待將軍，非將軍所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遺，書稱公母困我，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目固至忠。一鳳復起視事。一上令尙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旣死，衆庶冤之，目譏朝廷。一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目爲不坐官職，疑其目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目爲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爭引，謂引事類目諫爭也。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目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目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目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

釋，疑惑著明。」一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善助也。皆此類也。一一篇錄案。

優游不仕，應篇首不好爲吏。目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一

欽兄緩前免太常，目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迺薨。子業嗣，業有材能，目列

侯選復爲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細衛尉定陵侯淳

于長細不平。一後業坐法，免官，復爲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目

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

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下額陽獄，丞相史搜得

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就國。一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

方進本與長深結厚，目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

不爲陛下廣持平例，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報睚眦怨。一故

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

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

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將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一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爲中丞時，方進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目此怨宏。一又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卽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一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目附從方進，嘗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獲大利，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託公報私，橫厲

無所畏忌，欲目熏轅天下，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尙書近臣皆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目安國家也。一今聞方進卒病死，不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目戒來今。一會成帝崩，哀帝卽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韋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目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目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妒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卽位，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不據杖，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蚤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目填天下，此人在朝，則陛

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宗遺臣周勃、陳平尙存，不者幾爲姦臣笑。一業又言宜爲恭王立廟京師，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爲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爲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爲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爲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一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日前罷黜，故見闊略，憂恐發病死。一業成帝初尙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侯，傳子至孫絕。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言二人齊也。至

於建武，杜氏爵迺獨絕，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自謂唐杜

謂在周爲唐杜氏也。苗裔豈其然乎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日建始之初深

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

業因勢而抵隄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 司馬遷傳 輯贊

此贊褒貶抑揚，三致意焉，得太史公法。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目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目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目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竝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一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

子長論六家而歸重於道家，此其學之本領處。至於游俠貨殖兩傳，乃有激之文。

略，或有抵<sub>抵觸也</sub>。梧一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目勤矣。一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一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一烏呼！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目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是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 武五子傳

輯 戾太子 廣陵王 昌邑王 贊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爲立謀。謀，求子之神。使東方朔枚皋作禱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取其廣博觀望。使通賓客

伏案。從其所好，故多目異端進者。一元鼎四年，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

曰史皇孫，一以舅氏姓爲氏以相別。進者皇孫名。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

子及衛氏有隙，充爲直指使者，勅太子家軍行馳道上，沒入軍馬。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

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一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目爲左右，皆爲

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伏案。陽石、諸邑、公主，兩公主。及皇

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語在公孫賀、江充傳。一充典治巫蠱，既知

上意，即意多所惡一段。自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

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

上疾，辟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在京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石慶子。德懼

爲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

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目自明，可矯目節，收



將不念秦扶蘇事耶？此刺骨語，以故太子急然之，然太子之禍成於德矣。

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家吏，皇后吏也。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迺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目徇，炙胡巫上林中。作巫蠱之胡人也。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目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一壺關三老茂上書曰：令狐茂。「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散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

子盜父兵三句，  
可以白太子心  
矣。

不中於醫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  
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  
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隸

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目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  
是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禹與隔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

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目救  
難自免耳！臣竊目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

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小雅青蠅詩，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譏人權毀，開親令疏，樂易

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

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

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被以惡名失

其善稱號。

比于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目陳其愚，志在

二察字與父有不察察字相應

此詔疑有關文。

侯李壽張富而不及主人公似缺典。

三老上書於盛怒之日其勢難

千秋頌冤於既悟之後其勢易

乃千秋竟擢爲

丞相而三老不

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小雅巷伯詩。唯陛下寬心慰

意，少察所親，父子之道，天性之親也。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一太子之

亡也，東至湖，臧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

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

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踢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

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一上旣傷太子，迺下詔曰：「

蓋行疑賞，所目申信也。其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題侯。」一久之，巫

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

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了充文案。及泉鳩里加兵刃

於太子者，了泉鳩里案。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

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天下聞而悲之！

閱有尺寸之賞  
何歟？

先敘其大概於  
此則後面敘詛  
祝處文字清楚。

類敘之法，此篇  
最爲明白可見。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無好逸遊之事，逼近小人也。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

王其戒之！一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扛舉也。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一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卽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爲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爲高密王，所目褒賞甚厚。一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巫之名。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爲天子。一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一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寤信女須等，數賜

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曰我終不得立，皆本胥必令胥爲天子一句來。

予錢物，一宣帝卽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一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迺止不詛。一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曰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一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目絕口。一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旣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董訾胡生皆女名。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

子無官秩者也。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人所以欲久生者，實其

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奉天子期。千里馬兮

駐待路，待詔命。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

入無悰爲樂亟。言人生以何爲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無歡怡，不得久長也。蒿里召兮

郭門閔，蒿里，死人里。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徭役得願庸自代也。左右

悉更涕泣奏酒，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應前褒賞甚厚句。今

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卽以綬自絞死，及八

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諡曰厲王。

昌邑哀王驁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

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令爲喪主。璽書曰：制詔昌邑王，使行大鴻臚

事少府樂成，史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丙吉。中郎將利漢，不知姓。徵王乘

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

此直敘體分兩  
截看，大都前敘  
其以悖亂而見  
廢後敘其以清  
狂而自保云。

賀到濟陽以下，  
歷敘賀在道時  
之慘亂，爲下文  
廢廢張本。

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

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

合竹作杖。

過弘農，使大奴善

目衣車載女子。

奴之尤長大者也。

至湖，使者目讓相安樂。

使者長安使人。

安樂告遂，

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目毀行義，請收屬

吏，目湔洒大王。」

湔，澣也。洒，灑也。

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

捽，持頭也。衛士長，主衛之官。

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且

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

「我隘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

未央宮東闕。」

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

弔哭也，是謂此。

未至帳所，

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

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一

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

初在國時以下，  
追敘賀在國時  
之妖怪，見其所  
以廢已先有兆

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爲  
山陽郡。一初賀在國時，提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目下似  
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目  
問郎中令遂，遂爲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叩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  
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  
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  
決，微也。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于庶人，目存  
難，目亡易，宜深察之。」一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  
空不久，祇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一居無  
何，徵旣卽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目屋版瓦覆，發視  
之，青蠅矢也，目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猶言陛下所讀之詩。營營青蠅  
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先提心內忌賀  
一句，說明宣帝  
心事，然後帝之  
制詔與徹之條  
奏，其所指摘而  
不顯言處瞭然  
矣。

即矣也。

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目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

廢。一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爲孝宣帝，卽位，心內忌賀。元康二

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

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曰：「

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

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

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遡宮清中備盜賊。遡，遮也。令其宮中

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

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

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

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簪筆，插筆於首也。臣敞

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卽目惡鳥感之曰：「昌邑

由此知賀不足忌，是通前精語，與心內忌賀句相應。

「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臬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臬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賀之子女名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羅紉名也。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不狂似狂，故言清狂。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畱，目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目臣敞書聞，奏可，皆目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一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析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一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爲列

侯，賀囂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一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曰：賀且王豫章，不久爲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按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一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爲後者子充國。上謂由上其名于有司。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目加也。宜日禮絕賀，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曰：爲不宜爲立嗣，國除。一元帝卽位，復封賀子代宗爲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爲侯。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

贊意謂武帝酷

烈不減始皇，始

皇禍鍾二世，則

武帝之禍宜鍾

漢太子，故以江

堯之享歸之天時，而千秋指明蠱情，亦謂有默佑之以遇亂者，皆以實武帝也，首尾天字相應。

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僵，僵也。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一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盧，顛骨也。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一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目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易上繫辭。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目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傳引也。

## 嚴朱吾丘主父嚴終王賈傳上

輯

嚴助 朱買臣  
主父偃 徐樂

吾丘壽王

此傳助也，而篇中獨詳淮南諫伐閩越一書，其意蓋借此以重實助云。

從前至此，總只拈出助最先進一句，先字與上後字相顧。

嚴助曾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夫子嚴忌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蔥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目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

一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目問太尉田蚡，蚡目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一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

此書如走盤之珠，不可捉摸。

淮南書疏佳，然不以入淮南王傳，而以載於此，蓋以此則紀助諛淮南本末，而彼則特傳淮南叛逆耳。事各以類序，亦記家體覽者常讀之。

此書言山林川麓谿谷道路之

振，尙安所愬，又何日子萬國乎？」一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以法距之爲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一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一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目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目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重難也。一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劓與翦同。不可目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目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主治玉田，以供祭祀。封外侯服，王者斥候。侯衛賓服，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見於王也。蠻夷要服，又在侯衛之外，而

險阻，物產地氣之凶惡，南越之風土，歷歷可見。

臣聞越以下，言越之地勢不可伐。

天下賴宗廟以下，言中國不必伐越。

前後反覆，無非是說以中國勞蠻夷之意。

閒者以下，言時不利。

居九州之內也。要言以文體要來之。戎狄荒服，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執

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

嘗舉兵而入其地也。一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

中，竹田曰篁。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

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

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閒，中間也。阻險林

叢，弗能盡著，不可盡載於圖。視之若易，行之甚難。一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

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應前。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

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

陛下發兵救之，是反目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

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應前。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

後兵革無時得息也。一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日接衣食，

今發兵以下，言入越之難。

前時以下，舉漢故事爲證。

淮南厲王伐越與秦伐越分作兩處用之。

令子出就婦家爲贅壻耳。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

蝗，民生未復。一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資猶資。輿轎而隄領，挖

舟而入水，挖，曳也。行數百千里，夾目深林叢竹，應谿谷篔簹竹。水道上下擊石，林

中多蝮蛇猛獸，蝮，惡蛇也。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

接刃，死傷者必衆矣。一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

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閒忌，人姓名。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權，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權行舟之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

子號號，號，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

不息，長老至今目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一臣聞軍旅之後，

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薄，迫也。而

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



不習南方以下，

言越不足爲中

國患。

漢時以嶺爲界，故其形勢如此。

復說前意。

臣聞道路以下

言處越之策。

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

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一 前後相喚應。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

能難邊城。爲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未分爲三之時。臣竊聞之，與

中國異，限目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目隔外內也。其入中國，

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目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

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

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繇力薄材，不能

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目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

其水土也。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

饌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蠱，毒也。音堅。疾癘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目償所亡。一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目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

中國盛或可招徠之。

今以兵入以下，言伐越有禍。

臣聞長老以下，又舉秦事以爲戒。

水色折證。

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目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目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壞也。而威德並行。今目兵入其地，此必震恐，目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畱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種樹，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一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姓屠名睢。又使監祿鑿渠通道，監，郡御史也。

名敵。

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畱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

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

臣聞天子以下，  
言王師未必決  
勝。

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方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一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目逆執事之顏行，顏行猶鷹行。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目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八藪爲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汗，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閒有具區，齊有海陽，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目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目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

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大雅常武詩。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日身爲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目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一尾掉○言漢使一使俱盡

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目降，漢

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

頓首曰：『天子迺幸興兵誅閩越，死無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一

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

先帝之休德，夙興夜昧，明不能燭，重目不德，是目比年凶蓄害衆，夫目

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

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

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藐，遠也。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

此諫可與長卿  
巴蜀傲雜蜀父  
老文參看。  
險指似於功而  
文過矣。

狼戾不仁以下，  
是聲罪致討之  
由。下文或於逆  
順不奉明詔是  
折其百越無奈  
邊城之論焉。有  
勞百姓苦士卒  
是折其蝮蛇猛  
獸獸泄等論。總  
見此舉非爲過  
計也。

意，告王越事。一助諭意曰：「今者大王目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薄，迫也。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一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目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仰，讀曰仰。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目踐句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目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鄉，讀曰響。屯曾未會。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

此一舉以下，總  
藏前意歸功於  
帝。

武帝之所以警  
飭臣工駕御將  
帥者，略見於賜  
嚴助等書，史稱

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日報盛德。閩王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見顯也。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日所不聞，臣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伏後事與助相連案。上大說。一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同門壻。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無善聲。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承明廬在石渠閣外。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

其維材大略信矣夫。

助無他執法而湯之誅助過矣。

此傳摹寫買臣一賤一貴時光景週別，而買臣一爲報復如此，卒之列爲九卿無所表見，而乃忿忿於服湯之弗禮，致湯自殺而已，亦受謀其人品可概見云。

江，閒者闕焉。久不聞問，具目春秋對，母目蘇秦從橫。一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畱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一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目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日給

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畱，卽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閒，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一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伏

昔人謂張儀之相秦，其妻激之也。子於買臣亦云。

後計更大呼案。

將重車至長安。

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

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

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

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

方，公孫弘諫，目爲惡敵中國，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

免。一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居

保者，保守之以白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

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

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

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

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一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

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

方相與羣飲，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

綬懷印綬一節，  
極意摹寫委悉  
有景，頗類史記  
范雎蘇秦兩傳。



其綬，

見顯示也。

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

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

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

守邸丞也。

相

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

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

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

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

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一結

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

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一數年，坐法免官，復爲

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爲嚴助，俱侍中，費用事，湯尙爲小

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

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

此傳載挾弓矢與周鼎二對，總見高材通明處，然對弓矢務在教化，其說甚正，而謂周鼎爲漢鼎，則近於諛矣。

即故秦銷兵遺意。

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目善格五，召待詔。

格五，棊行筮法五口箸白

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即今戲之籩也。

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

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爲郎。一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上目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無

方而至，若車輪之歸於轂。

目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

石之重，

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

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

王謝罪，因言其狀。一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引滿曰曠。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

此對道理既勝，而辭又足以發之，宜公孫之誦服也。  
無五兵無救於

寡而利多，此盜賊所目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目衆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目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一上下其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目相害，目禁暴討邪也，安居則目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目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抗，訛蓋也。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目纒鉏耰，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目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一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壽王言此者并以譏公孫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

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雅賓之初進詩。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目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目自備而抵法禁。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目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結大不便。一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一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目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

德澤上昭，天下漏泉，漏，言潤澤下滲。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

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

游齊諸子閒，諸儒生相與排擠，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畱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

司馬法以下言  
人君不可好戰。

昔秦皇以下，引  
秦之好戰以爲  
戒。

通篇只是引用  
二舊事，與昔人  
諫諍之說，而後  
自說處不過數  
語，亦是文之一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目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一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目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目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

致一石。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

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

一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

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搏人之陰影，言不可得也。今日

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

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一故兵法曰：『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

足目結怨深讎，不足目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歐，所目爲業，天性

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

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目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

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

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此周書

及至高皇以下，  
舉高帝和親以  
爲勸。

故兵法以下，承  
上文兩節而總  
結之。

收拾以此數句。

僂諫伐何奴與  
帝異指而帝乃  
曰相見之晚得  
非文中子所謂  
悔心之萌之時  
歟。

土崩瓦解一書，  
大要可觀，惜其  
駁處多。

者不尙書之餘。『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僂樂安皆爲郎中。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一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

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

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

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

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

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一何謂瓦解？

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

足目嚴其境內，財足目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

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



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意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一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

其言隱而危。賢主獨觀數句，此勸勉武帝主意，其詞微而婉。

此下又不免道諛之旨，類賈山也。

也。子湯也。湯子姓。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

此書以變字作  
眼目一節欲變  
奢爲儉。二節欲  
變秦之窮兵以  
息禍亂。三節欲  
變郡守之重作  
三段看  
書之旨雖多出  
於賈誼輩所已  
言者而以此諷  
武帝時窮兵情  
事甚切故帝不

目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目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下

輯

嚴安終車白麟奇木章對  
王賢聖主得賢臣頌 賈捐之

贊

嚴安者臨蕃人也。呂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

教文質者，所目云救也。」

以救敝。當時則用，過則舍之。

非其時則廢置也。

有易則

易之。」

可變易者則易也。

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

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

族音奏。

雜五色，使有文

章，重五味，方丈於前，目觀欲天下；

顯示之使其慕欲也。

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

是教民目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

瞻足也。

民離本而徼末矣；

徼要求也。

末

之喜，終歸焉令。

不可徒得，故播紳者不憚爲詐，帶劔者夸殺人目矯奪，夸，大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目範民之道也。是目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目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目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蕃，多也。遂，成也。字，生也。民不天厲，和之至也。一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目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

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日爲鍾虜，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目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迺使尉佗將卒，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挂，懸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

此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意。

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葭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目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目安邊也。禍拏而不解，拏，相連引也。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目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一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東制其民。帶脅諸侯，帶者，言外郡守，譬若佩帶也。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

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言必滅亡。後呂安爲騎馬令。

此文若不經思，而尺度音節不

失，天與之奇才，也使假之以壽，

其所就當不止此。

軍之對多道諛，而文則甚佳。

終生此對，竊相如封禪影響爾。

終軍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

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訪其微應也。軍上對曰：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

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

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薦屢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

于犇幕，稟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

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能者進，目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

言成法於宇內也。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於三宮班政教有文

質者也。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不聞若斯之美。夫天命初定，萬事草

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

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

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塞，答也。

明，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矣。一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

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

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

嘉號于營丘，目應緝熙，其，作席也。江淮職貢三脊茅爲藉也。嘉號，封禪也。使著事者有紀焉。

一 謂史官也。蓋六鵙退飛，逆也。象諸侯畔逆。白魚登舟，順也。象諸侯順周。夫明闇之

徵，上亂飛鳥，亂，變也。下動淵魚，各目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

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要衣裳，謂著

中國之衣裳也。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一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

爲元狩。

上徵襃旣至，詔襃爲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襃對曰：「夫荷旃被毳

體也，蓋浸淫於六朝矣。

聖主得賢臣，世道所由以泰也。

聖賢論治莫先於此。二頌曲盡

其理，格言美句不一而足，宜終

生傳誦以爲繪

者，難與道純，繇之麗密；純，絲也。羹藜含糗者，糗，即今之熟米飯所爲者。不足與論太

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

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

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

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爲五始。其讀曰恭。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

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

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斫斲；健作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

焯其鋒，焯，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越砥斂其罅，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罅，刃旁也。水斷蛟龍，陸

剗剗截也。犀革，忽若彗汜畫塗，彗，帚也。如以帚掃泥濘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如此則使離

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一庸

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吻，口角也。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

至駕醫剗，驂乘且，良馬低頭口至剗，故曰醫剗。駕則且至，故曰乘且。王良執靶，靶，音辯，謂轡也。韓

以工用相得，人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下



馬相得作二段，  
干將鬻却爲賢  
臣之喻百丈不  
測萬里一息爲  
治平之喻。

自故服絺綌至  
此引曾聖主下  
賢之說。

哀附輿，韓哀，韓文侯也。縱馳騁驚，忽如景靡，如光景之徙靡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如經歷一塊，言其起疾之甚。追奔電，逐遺風，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

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一故服絺綌

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鬱，熱氣也。燠，溫也。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目易海內也。是目嘔噓

嘔噓，和悅貌。受之，開寬裕之路，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

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齊桓設庭

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一人

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

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

於鼓刀，百里自鬻，寧子飯牛，離此患也。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連

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溲臭，

幽也。深、汗也。而升本朝，離疏釋躋，離此疏食，釋此木躋。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

考，傳之子孫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

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埃秋唳，蜉蝣出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乾卦九五爻辭。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王詩。思，語辭。故世平

主聖，俊艾將自主。艾，讀曰艾。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

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琴名。

逢門子彎鳥號，逢門，即逢蒙也。鳥號，弓名。猶未足目喻其意也。一故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

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

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日聖主

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單，盡也。頃，讀曰傾。恩從祥風，德與

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淡無爲之場，休徵

目人臣亦然至此，曾賢臣黜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

自故聖王至末言君臣相得，其

功業之弘至於如此，結語若不切。在緊而意實完。

歷敘珠厓反叛之年，先為議擊珠厓立案。

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印誦信，若彭祖，啣噓呼吸如僑松，

彭祖堯舜時人。僑王僑松亦松子皆仙人。

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曰寧。』亦文王詩。蓋信乎其曰寧也。」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

金馬門。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

居，廣袤可千里，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目阻絕，數

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

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閒，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

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

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一上與

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

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

捐之此議體製  
音節綽有乃祖  
治安遺風，而人  
品大非其倫矣  
只平平敘事而  
得失自見。

自堯舜至此，言  
帝王之地不廣。

自及其至此，言  
周末秦興廣地  
之害。

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目處之？  
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也。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

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

善。』禹曰：『無閒。』目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

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

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

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目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

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一

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周昭王也。齊桓掇其難，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

大自稱王者，皆貶爲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

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

歌，至今未絕。一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

後宮四句，於上  
下文似無所屬，  
古人文字多類  
此。

借武帝窮兵之  
事，以諷當時，一  
一應前甚緊密。

二則字有味。

曲盡戰死之痛。

自孝武至此，言  
武帝廣地之害。

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事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一 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採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

至此纔提出球

此與發助論岡  
越不當伐同意  
又非獨珠，破  
主上所嚮慕

棄之不足惜二  
句方歸一篇本  
指。

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一今天下獨  
 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  
 稷之憂也。一今陛下不忍悻悻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擠，鑿也。快  
 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  
 讎。』詩小雅采芣詩。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  
 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  
 習目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顓，與專同，猶  
 區區也。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  
 匪有珠犀璠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  
 一臣竊目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  
 萬，大司農錢盡，迺目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

捐之議，謂正大  
明切，千古不可  
易，此秦漢以下  
之深病也。

罷珠厓一議，豈  
特有於當時，亦  
可垂詔萬世，惜  
其交揚與，以跡  
適自羅石顯之  
讒鋒也，然君子  
不以人廢言。

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目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目爲爲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目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目爲當擊，丞相于定國目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目上費用三萬萬餘，尙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一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覆應或言三句。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目相瞻，又目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一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

捐之數短顯，目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目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言君蘭，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瘵辭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尙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尙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爲將軍，許嘉也期思侯並可爲諸曹，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爲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一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言方且欲貴矣上信用之，今欲進弟，但也從我計，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不妄交游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目爲諸曹。」一又共爲薦興，奏曰：「竊



見長安令興幸得目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目爲首，爲長安令，吏命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一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僞，自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虞書舜典辭。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禮記王制云：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致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成帝時至郡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魯頌閟宮詩。久矣其爲諸夏患也。

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爲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議，深切著明，故

謂之自取，則謂之不排不陷，不謂則不可大略材構之士，行誼不固，多買禍矣。

朔傳委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識其亡及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朔之自敘也。

東方曼倩爲漢朝第一流，此傳摹寫其澹宕瑰璋之氣，極工，當爲漢書中第一文。

備論其語。一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買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 東方朔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目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貧子冬日乃得學書。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長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

此可目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朱儒，短人。曰：

談笑處。「上目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

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

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

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

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

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

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

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一上嘗使諸數家射覆，數家，術數之家於覆器之下，而

覆諸物令闔射之。置守宮盃下，守宮，蟲名。盃，食器也。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

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目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

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跂跂，行貌。脈脈，視貌。蜥蜴守宮是一類。上

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

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至，實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

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榜，擊也。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

婁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

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婁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晡晡音暮

自冤痛聲。朔笑之曰：「咄！」口諧辭給處。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恚曰：「

朔擅詆詆，毀辱也。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

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

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哺穀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

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諧者，和韻之言。「令

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目盛

遂得愛幸，與上  
未得省見句稍  
得親近句相顧。

以上敘朔滑稽，  
以下敘直諫。

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呖呖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目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一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目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口諧辭給處。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一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酎，音村。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

上文三點微行句，此以乃知微行句結之。

自初建元三年至此，歷敘上微行南山，起上林苑事，爲朔進諫起案。

義理甚正，利害甚明，辭氣昌大，美麗典則，如黃鍾大呂，可薦郊廟，如黼黻冕弁。

免，手格熊羆，馳驚禾稼稻稭之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稭，其不黏者也。番庚。民皆號呼

罵詈，相聚會，自言鄴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

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畱，迺示目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

五日糧，步驟處。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

然尙迫於太后，未敢遠出，步驟處。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

楊目東，微，遮鷄也。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目南

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目爲道

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

人，舉籍阿城目南，蓋屋目東，宜春目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目爲

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目償鄴杜之民，

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

之應，應之目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目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

可表冠裳，雖枚  
鄒輩或未能過  
也。  
入事處脫灑不  
爲事使。

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目爲苑，何

必罄屋鄠杜乎？

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

奢侈越制，天爲之變，

上林雖小，臣尙目爲大也。

一直言切諫處。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

有河渭，其地從汧隴，目東，商雒，目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

產，目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目虜西戎兼山東

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

不能盡其根本。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粱、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

芋，水多蠃魚，

蠃，卽蛙字也。

貧者得目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

爲土膏，其買畝一金。

買，讀目價。

今規目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

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

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

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

不足以不字疑當作亦字。

故務苑囿三句，總結三段，以下又歷引以戒之。

然遂起上林句，納得斬截有力。

記上林一事，書吾丘壽王者，三見逢君之惡者，吾丘生爾，此史家刺體。

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亂馳曰驚。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

之樂，不足目危無隄之輿？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是其不可三

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目疆國富人也。一夫殷作九市之宮

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

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符，秦

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日觀天變，應前。不可不省。一是一日因奏

秦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如壽王所奏云。一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感音慮。尙帝女夷安公主，隆

慮主病，因目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

平君日驕，醉殺主傅，主傅，主之官也。獄繫內官，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

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日屬我。」

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



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一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目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自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目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一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一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竇太后之女，堂邑侯陳午尙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稱始偃目與母目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

「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計，謂算也。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

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目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盜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目。」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竹籍田，足下何不自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目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日塞責，一

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宰人服也。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贊，進也。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與上從官多

句相顧。

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劍

客輻湊，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

自初帝姑至此，描寫董偃謁帝事，詳密如畫，總爲朔辟戟前諫起案。

言多露蕩而慷慨，故武帝不能不聽。

歡樂之。於是上爲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一是時朔陸載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直言切諫處。上曰：「何謂也？」朔曰：「偃目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畱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目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賊，魅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柰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目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寶太主

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一 結上文作無

斷案。

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

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直言切諫處。經歷數千載，

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

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弋，黑色也。足履革舄，日韋帶劍，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

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日爲殿帷，日道德爲麗，日仁義爲

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神明臺名。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鬪，宮人簪璫

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發古曩字。撞萬石之鐘，擊雷霆

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

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

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

差目千里。願陛下畱意察之。」朔雖談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上目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目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日周邵爲丞相，故

弄公卿處。

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

尉，皋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上迺大笑。一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

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

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閔

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番齒牙，敖弄公卿處。樹

頰，頰肉曰頰，音改。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臍尻，遺蛇其迹，行步僞旅，遺

蛇，猶逡迤也。僞旅，曲射貌也。蛇，音移。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古膽字。

辭，皆此類也。一 總結上文。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

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目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

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

在左右，諛啁而已。啁，與嘲同。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

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諛諧，辭數

萬言，終不見用。一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目自慰諭，其辭曰：「客

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居也。卿相之位，澤及後

自武帝既招至

此為設客難非

有先生二文起

案。

東方朔答客難，

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資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於是一洗矣。

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儀，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目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一篇綱領。夫蘇秦張儀之時，此彼一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目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

一今則不然，此此一時。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目爲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目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



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不得所出入。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

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一結應。雖然，安可

目不務修身乎哉？詩云：此下就脩身上生意。「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九

皋，聲聞於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

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目日夜孳孳，敏行而

不敢怠也。辟若鷲鴿，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

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

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

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目

蔽明，黈纁充耳，所目塞聰。黈，黃色也。纁，絲也。目黃絲爲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明有

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

語曰以下，文選注作朔自謙意。以上文觀之，當是朔譏客之言。

此篇本韓非說難變化來，以談何容易立柱。

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一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魁，讀曰塊。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申前蘇秦張儀意。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一語曰：「目筦闕天，目蠡測海，目惹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鼯，小鼠也。音精幼。狐豚之咋虎，咋，嚼也。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目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一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目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目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

談有悖於目二  
段，一篇綱領下  
文關龍一段指  
悖於目一段，茲  
廉一段指說於  
目一段。

先生率然高舉，率然，猶颯然。遠集吳地，將目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目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目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目上，可目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目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目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

卑身賤體一段，  
申結上蜚廉惡  
來意將儼然一  
段申結上龍逢  
比干意。  
遂句深山一段，  
歸束在避世上。

接與一段，承上  
避世而言士貴

容易？一是目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詔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目進其身，陰奉琬瑒刻鏤之好，琬、與彫同，瑒也。瑒，謂刻爲文也，音家。目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目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隳，國家爲虛，隳，頹也。虛，讀曰墟。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訥訥，愉愉，顏色和也。訥訥，言語順也。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一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目拂主之邪，拂，與弼同。下目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一遂居深山之閒，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目咏先生之風，亦可目樂而忘死矣。是目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一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目全其身者。」

遇主，以精上文  
非有明王聖主  
孰能聽之句。  
避濁世以全其  
身，此朔避金馬  
門本意。

於是以下，皆納  
諫之效，一一暗  
顯當世。

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目安主體，下目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目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目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目正其身，推恩目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變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目遇湯與文王也。一太公伊尹目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總收一篇意。故曰：談何容易？一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

墮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目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日寧。』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謀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八百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

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目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目其諛

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  
是柳下惠，戒其子目上容，容身避害也。首陽爲拙，柱下爲工，老子爲周柱下史。飽食  
安步，日仕易農，依隱玩世，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詭時不逢，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  
其滑稽之雄乎！一朔之詼諧逢占射覆，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  
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  
詳錄焉。

標商冊註

